



文化补充读物

在大风雪里

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出版者的話

这套通俗文化補充讀物，主要是編給初学文化的工農羣众看的。

本書主要内容是：反映祖國社会主义建設新气象，歷史故事、民間故事、战斗故事、新人新事、自然科学常識，以及工農羣众的通俗寫話和苏联介紹等。此書編寫的要求，故事生動，内容新鮮充實，都具有现实教育意义；同時，在形式方面，要求生動活潑，多种多样化；文字力求通俗易懂，不常用字和筆划較複雜的難字，酌加注音字母，不必要的生字，尽量省略不用。

每册字數，均在六千字到一万二千字左右。一般都用四号正楷字橫排，并且根据文章内容需要，每册插图若干幅，尽力做到文圖并茂，使工農廣大羣众喜闻乐見。

文化讀物从現在起，開始和廣大初学文化的工農羣众見面了，希望能及時听到讀者同志的宝贵意見。

1956年10月

(一)

过罢“冬至”，村子里趁着地没有上冻就搞冬耕。‘红十月’农业生产社买了一部双铧（厂XY）犁（力卜），社长苏聚兰把它当作宝贝一样：收拾在保管室里，擦（方Y）了又擦，摸了又摸，她满心想着这部双铧犁到冬耕时候可要起大作用啦，谁知反被它惹了一肚子气。

事情是这样的：当社里买来双铧犁时，技术指导站老梁同志来了，要找个人教会使用。当时有一群年轻人都争着要学，聚兰盘算了很多日子，最后才决定挑了个赵黑丑。她想赵黑丑，过去人家自己使过大牲口，犁地技术也高，叫他学会，双铧犁保险能起作用。可是事情不是像她想的那样顺利，自从秋罢“分红”以后，赵黑丑就闹起别扭来了。

队里分配活，他三天两头请假，订冬季生产计划时，大家报工作日，他报了五天。社长苏聚兰说：

“一冬天你只干五天活？”

“不对我再报五天。”他腆（去！弓！）着脸说着。聚兰看他这样子，嘴里没说什么，心里可着实为双铧犁捏（了！世）了一把汗，可是这有什么办法呢！就他

一个人会使，別人都沒有学，有些人思想对双鐮犁不相信。因此只得好說歹說，劝他，表揚他，末了才算勉强訂了生產計劃。

該犁地的時候，正是“交九”，东北風像刀子一样順着人的脖子往身上直鑽，黑丑就在这个時候又鬧起别扭來。



第一天，天还不明，生產社的六張七吋步犁都下地了，只有双鐮犁在那里躺着沒人套。就誤一天是十畝地。社里共140畝棉花地，要是在这三、四天犁不了，

上了大凍就得等到明年春天。聚蘭想來想去沒有辦法，只得跑到趙黑丑家里，隔着窗子叫了叫，黑丑還沒起床。他媳婦說：“進來吧，聚蘭。他就起來。”聚蘭跑到屋子里，直接（4 | 廿'）了當地說：“黑丑哥，他們都套上犁走了，你也快去吧！我叫他們給你留大塊地。”黑丑听了聚蘭這話之後，臉頓時像陰了天一樣，半天才吞吞吐吐的說了一句：“行啊！”當他把雙鐮犁拉到地里時候，太陽已經兩竿高了。

趙黑丑沒犁到晌午就回來了。聚蘭下午看見雙鐮犁又在那里休息起來，心里又氣又着急。她又去找趙黑丑，趙黑丑却在吃罢飯後就去趕集了。聚蘭心里想：他這樣給社里“小鞋”穿，哪能由得了他，晚上就大批評了他一下，不想第二天早上，大家把牲口拉出來大等小等的，總不見他來，氣的大家有些惱火了，特別是惱了小伙子趙鉄良。

鉄良和黑丑住在同院，在老梁同志教使雙鐮犁時，鉄良幾次要求學，聚蘭沒有答應他。原因是鉄良年紀輕，今年才二十歲，過去他家里窮，沒使過牲口；又加上他才結婚，年輕人結婚，都要親熱那麼幾個月，誰能保險不就誤工作。因此就沒答應他去學習。

鉄良為這個事對聚蘭挺有意見。他和黑丑住在同院，對趙黑丑那股落後勁早就看不慣，社長却偏依靠他。因此，鉄良氣憤憤的叫着：“社長，人家趙黑丑晚上說了，人家不在乎那十分八分的，人家就是不

干，咋办？”聚蘭看他臉崩（ㄅㄨ）的那樣緊，並且向他叫起“社長”來，不叫“嫂嫂”了，就知道他有了意見，就慢慢的說：“他不在乎分，社里總得犂。我再去找他，不信他不來。”她說着又去叫趙黑丑。趙三合老漢在一邊套着自己的七吋步犁俏皮地說：“社長，趙黑丑比諸葛亮還難請！這一次是三請了。”

“就是嘛，如今大社員架子都大了嘛。”她隨便应付了一句。三合老漢用鞭子把雙鐮犂抽了一下說：“老伙計，一天叫你犂十畝地呀！”說着趕着牲口走了。

聚蘭到黑丑家里，進院時還聽見屋子里說笑聲，他站在窗子外邊叫了一聲，屋子里頓時鴉雀無聲了。停了一会才聽見黑丑媳婦說：“昨天晚上他發燒，燒了半夜，不能去犂地。”聚蘭一听，身上涼了半截，明知道是裝病，也不好說。到對面房子里問鉄良媳婦小菊，小菊說：“裝的！裝的！剛才還說要去趕集買菜，你怎么不說叫個大夫給他打一針！”聚蘭嘆了口氣說：“叫他裝吧！只是雙鐮犂沒人會使可急死人。”小菊紅着臉說：“叫鉄良試試怎麼樣？”聚蘭故意說：“他要不去怎麼辦，你們家里鉄良和我打別呢。”小菊搶着說：“不要緊，我對他說。”正說着鉄良進來了。聚蘭說：“鉄良，眼看天陰了，要是雙鐮犂使不上地就犂不完，地犂不完社里整個計劃都打亂了，棉花地也不能保墒。我看你學學吧，青年團員有什麼

学不会的事情。”

“我学不会，我又沒使用过大牲口。”鉄良对聚蘭冷冷的說了一句。小菊劈(ㄨ|)头就說：“你不装硬吧，白天黑夜連做梦也想着使双鐮犁，現在叫你学着使用了，又板起臉來了。”小菊这样一說，鉄良笑起來了。对聚蘭說：“嫂嫂，你早就應該說這一句話了！”聚蘭也笑着說：“我不是想着你們才結婚……”

鉄良隨即套上了双鐮犁，聚蘭交代說：“你虽然过去也听过技術站老梁同志說了，究竟还是沒有試驗(ㄋ|ㄣ)过，別性急。‘机器’，急气，越急越气。”鉄良搖着头說：“嫂嫂，你放心，他趙黑丑也不是三头六臂！”說着套上双鐮犁冒着大風上地去了。

(二)

东北風在田野里無阻擋的呼嘯(ㄒ|ㄣ)着。村子里的柴草堆被風吹得翻飛起來，大樹好像強打精神一樣，可是樹枝上前后几片黃叶都被風吹落了。这些叶子也像怕冷的樣子，一片跟着一片向路旁的土溝里滾(ㄨㄣ)去，有時向路上行人腳下滾着。

鉄良吆着一匹騾子一头大黃牛，來到地里。趙三合老漢正在犁地，見他一來就說：“哟！換‘把式’

了！這塊八畝長畛地給你留着的，我們犁的都是小塊地呀！”鉄良知道他平常對雙鐮犁最不相信，因此就謙虛說：“三合伯伯，雙鐮犁我還不會用啊。”

“會用也不行！”三合老漢輕輕都嘆了一句，又重複（口×'）着說：“一天十畝地呀，鉄良！”鉄良沒理他，心里想：“當然不會少。”他看了看地塊，把標尺放在八吋上，吆着牲口就走，沒有走夠二十步，一頭大牛和一匹大騾子累得弓腰喘氣，再走不動了。鉄良扭頭一看，只見後邊犁開了一條尺把深一尺多寬的大土溝來，他自己也笑了。

“怪不得它們拉不動，吃的太寬了。”他說着就拿著螺絲板（ㄉ×ㄝ'）絲板子拾掇（ㄉ×ㄝ'）起來。這時三合老漢已經犁了一遭回來，鉄良嘴（ㄇ×ㄣ'）里說着：“不急！不急！”可是心里究竟還是有些急，三合老漢卻又喊（ㄉㄣ'）着問：

“鉄良，犁了幾畝了？”

“犁了八畝了！”鉄良開玩笑的說着，急得自己出了一頭汗。

好不容易把寬窄調整好，剛一吆牲口，誰知那外邊的一只輪子在上面翹着再也着不着地，一只犁鐮吃不着土，那兩個牲口覺得拉着輕便，便狠命的跑起來。

鉄良慌的趕着把鞭（ㄉㄣ'）子也撂了。手里拿著螺絲板，在後邊追起來。跑到地頭方才追上。鉄良本想狠狠的把大黃牛打兩下，可是又想了想，怨不得大



黄牛。就拍了拍大黃牛的肩膀說：“別着急！別着急！越急越气。”

一直拾掇到半晌，还没有犁夠一畝地，鉄良弄得头上直冒熱汗。他反覆的把老梁同志教的“八部零件”背了又背，仍然找不出毛病來。

正在这时候，趙三合老漢的一塊子地也犁完了。他站在地头慢悠（一又）悠的說：“鉄良，拉回去吧！换成七吋步犁也犁一畝多地了。”

“不要緊！”鉄良也学着他的声音慢悠悠地說：“我学它一天，不信学不会。”三合老漢笑了兩声赶

着車走了。鉄良的大黃牛看看三合老漢的牛搖搖擺擺回村去了，它像生氣似的低着頭，“吁——吁！”出了長兩口氣。

“你又急了？”鉄良又對牛說話了，“別看時候大，你還沒出力呀！”

東北風越吹越厲害了，它象刀子一樣向着人們的臉上、手上襲擊着，鉄良的手已經凍僵了。

“這是哪里的毛病！”鉄良用嘴哈着手在想着，可是怎么也找不出毛病來。他看了看村子，一縷縷的炊烟已經升起。那烟順着風，裊裊地飄散在樹林里，飄散在田野里，鉄良好象聞到了飯香的滋味。

“不能回去吃飯呀！”鉄良看着犁了兩趟地，自己也覺得不好意思。正在這時候，他看見從村子里走出來個穿着藍布衫、頭上包着一條花毛巾的婦女來。鉄良遠看着象是小菊，到地頭時才看清是社長蘇聚蘭包着他媳婦的花毛巾走來。

“咋樣？鉄良！行不行？”聚蘭走着問。鉄良紅着臉說：“甭說啦！一晌犁了兩趟地，你看看！”聚蘭安慰他說：“不少！不少！慢慢來。是哪里的毛病？”鉄良指着外邊那個輪子說：“外邊那個輪子怎么也上不緊，大概是滑絲了。”聚蘭想着說：“不會吧！新轆會滑絲？”她蹲在地上看起來。檢查了半天，也沒找出毛病。那輪子倒也奇怪，不管上的再緊，走不上兩步就活起來。聚蘭看看已經是半后晌，就說：

“铁良，咱先回去吧，回去拾掇拾掇，明天再来。”铁良看了犁过的两趟地，执意不愿回去。后来聚兰说牛也该喂了，他才生气的把双铧犁拉了回来。

到村时，铁良没有走前街，他沿着小路把双铧犁拉到自己家后门口，趁着村里人都回家吃晚饭时，悄悄把牛送到飼（厩）养组。

（三）

赵黑丑家媳妇，知道铁良一天没有使用好双铧犁，就交找到了新借口。她见小菊就说：“不是俺孩子他爹不去犁地，社里评分太不公平。双铧犁使用多费劲，‘分’还是一般多，这就是叫不公平。”黑丑也在端着饭碗说：“那东西不简单，不是一天两天能学会的，铁良今天犁了多少地？”

“犁了四亩多！”小菊撒（ㄣㄩˊ）了个谎（ㄉㄨˊㄣㄨˊ）。可是她心里确实是在为铁良着急。

村子里家家户户都吃晚饭了。铁良还蹲在后门外风地里，拿了个保险灯在检查双铧犁。小菊催着他吃饭，他只是不听。最后小菊强着把他拉到屋里，他狼吞虎咽的吃一碗又出去了。

东北风越刮越大，尖冷的空气里还夹杂着一股潮

濕味。小菊在屋子里还凍得手腳發僵，就再也忍不住。她跑到后門外說：“心急吃不得熱饅頭，回去吧！”鉄良這時候却抬起頭來笑着說：“人家都說咱們是才結婚，要耽誤工作，你可別耽誤我的工作！”

“我不管你！”小菊听他說這番話，賭（分×）氣的回到屋裡。

可是沒停上几分鐘，她看見窗戶紙在沙沙作响，心里著實有些放不下，就到后門外，也不吭（厂尤）聲，把燈一提回屋了。

“你干什么？”鉄良進到屋裡笑着問。

“我什麼也不干！”小菊瞪着兩只大眼瞅着他，抿着嘴就是不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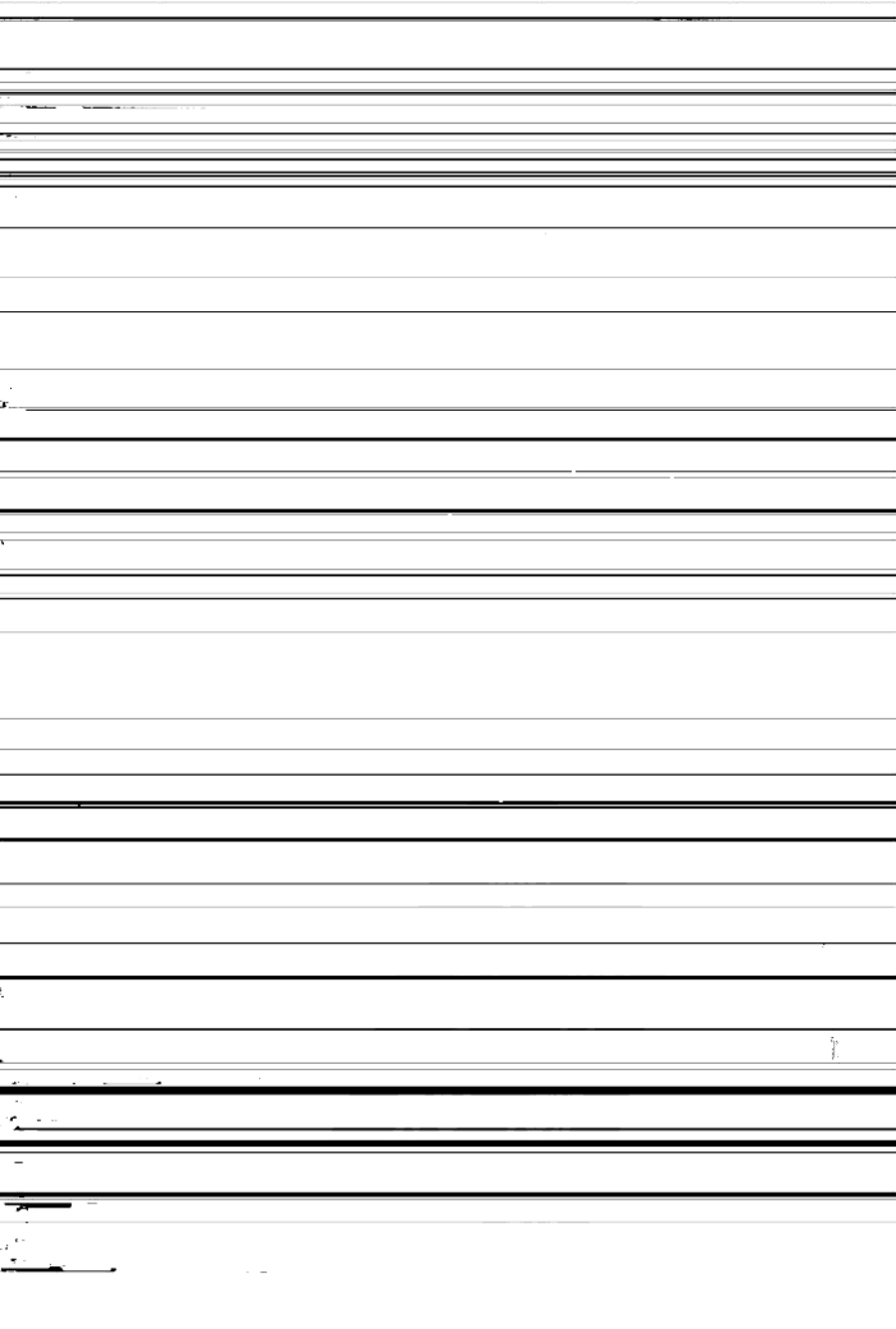
最后兩個人商量了半天，才決定把雙鐮犁抬到屋子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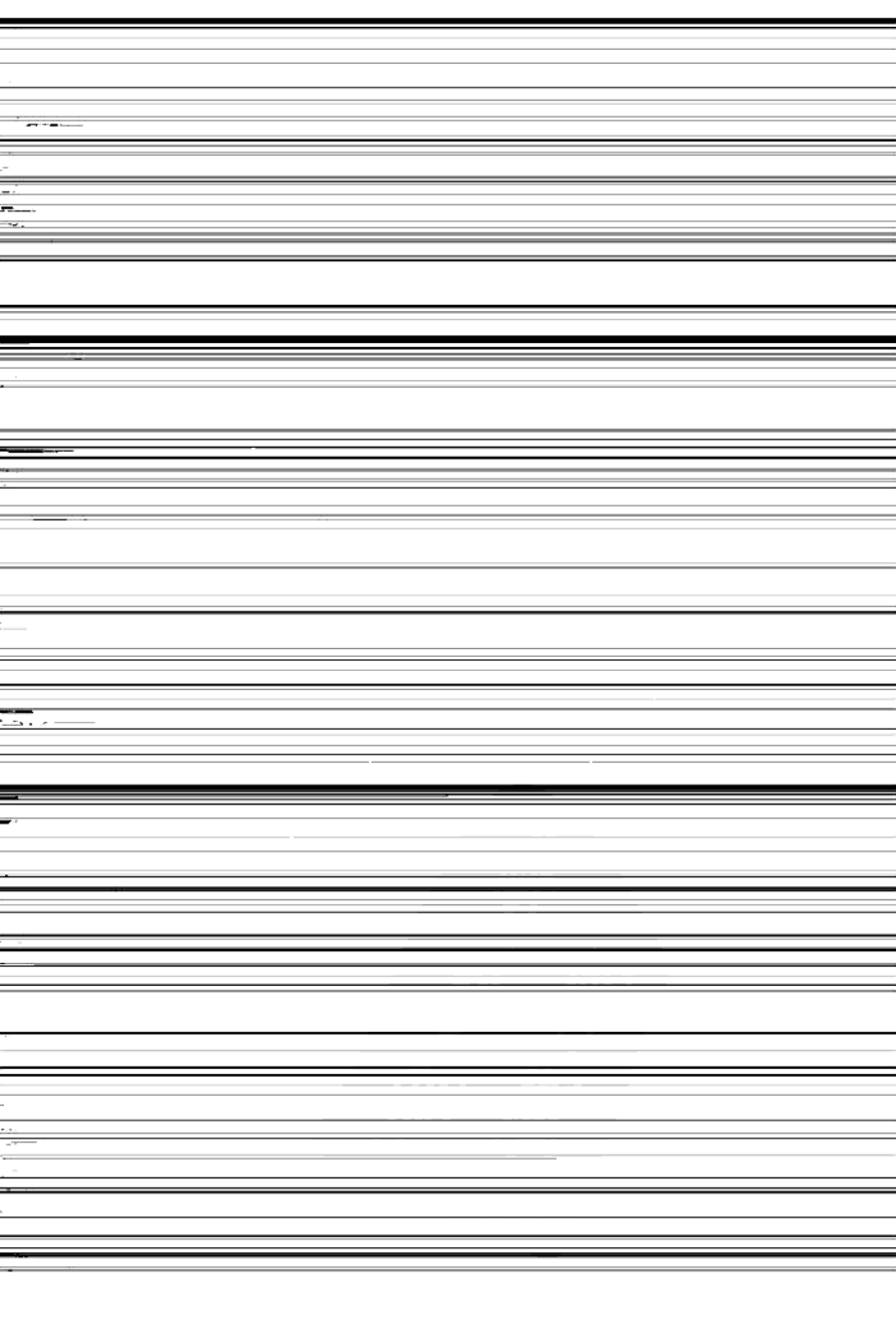
鉄良和小菊兩人，一個人照着燈，一個人檢查着。一直檢查到二更多天，還沒找出毛病。最后小菊指着軸（出又）上的一道小溝溝問：“要這干什么？是不是灌點水看它平不平？”她這一說，語音還沒有落地，鉄良就喊起來：“啊呀！找了半天！怪不得這個輪子沒上緊，原來這個小楞楞沒有放到這個小溝里边！”他說着高興得像瘋了一樣把那輪子上好，和小菊在屋子里試驗起來。

(四)

深夜，風住了，狗也不叫了。人們勞動一天后都在酣睡中。就在这个时候，鉄良突然醒了。他一看窗，牆紙已經發白，就急忙推醒小箭說：“天快亮了，快起來吧！”說罢披上衣服急急忙忙走下床來，誰知道一開門，只見那鵝毛大雪遮天盖地的扑住了門。









說：“到了。”小菊問：“你怎么知道这就是？”鉄良笑着說：“你看，这一条小溝就是我昨天犁地起壟時候犁的，这么大的雪还没有把它填平。”他說着套好了牛，放好深尺，小菊在前边赶着牲口，他跟在后边，从耀眼的白雪地面上，忽忽忽的翻起了条条的黑痕。

到了半清早，他們已經犁了三畝地。这时候密密的雪片正下得紧，大黄牛和骡子的脊背上鋪了厚厚的白雪，他們两个也变成了雪人，小菊看着鉄良凍得發紅的臉，笑着說：“看你的眉毛也变成白的了！”

“你看看你自己，再說人家！”鉄良看了看她也笑了起来。